

◀ (上接2版)

语》、看了三本《春秋左传注》，再者就是依教学大纲看了些原始材料。他听了，很高兴。

11月17日(日)：

上周我们换了老师，是沙教授给我们带隋唐史。在上课之初，给我们介绍重要史料、史籍。在这当中，也告诉我们不少治学的方法。

11月20日(三)：

下第二节课后，和沙老师聊。他和我们讲了许多，推荐我们看顾颉刚先生《古史辨》的序。我读了三分之二，挺难懂的，但其味无穷。

11月21日(四)：

听了沙老师的推荐，仔细地读了一遍顾颉刚先生《古史辨》的自序和《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》。在刚开头读时，因为它有很浓的文言色彩，使我不得尽懂，因此就想到要返工，而且前面有三分之一没有读懂，便觉得十分乏味。若不是沙老师推荐，我早想一扔了之了。但我仍硬了头皮，读将下去。奇怪，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越往后读，兴致愈高，随手摘的东西也越多。读到最后，我竟不忍释手。真的如沙老师所说，他在大学读后，受益匪浅。我不敢说收到了和沙老师同样的效果，但亦觉得益甚多。尤其自序感人至深，治学方法跃然纸上，许多经验仍值借鉴。若将此序印成单行本，那将会使初学史者受益无穷的。

11月23日(六)：

上午我把那些问题给了沙老师，他让我下周二去他家。

11月26日(二)：

下午到了沙老师那儿。他从2点给我讲到4点。讲了好多，我记了些笔记，现在整理如下……

我记得，我是照着他给我画的“路线图”，从人大坐332，到动物园换无轨111，到他习惯称为铁一号（即段祺瑞执政府的铁狮子胡同一号；那时，早已改称张自忠路三号了）的院子“红二楼丙组三号”去请益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教授家。进门来，满屋的书，看着成套大部头的《册府元龟》《全唐文》《文苑英华》等大开本精装书，完全被震住了。我完全不能想像，个人还能买得起这么多这样的书。我想，我这辈子是买不起这些书的。

期末考试前，停了课，任课教师有一次辅导。1986年1月23日：

下午沙知老师来给我们辅导。我和他聊了半下午，每当我见到他，和他一搭话，便增强我作学问的愿望。他是我见到的治学极严谨的学者，纯粹的学

者风度。他的话即使不唱高调，那种基调也是极高的。

……

沙老师一直要我有计划地读些书。前四史至少看一部，《通鉴》要仔细地读至少一遍，《廿二史札记》读一遍。现在需要看的书实在太多了，我真有些茫然，这么多书何时能看完？但要读要看！

放了寒假，我回老家后，还在春节前夕给他去过信。2月7日(腊月廿九)：

前几天给沙老师去了一封信，一则拜年，一则寄钱买书……他带上我之后，总使我懂得了怎样学，我的确应该感激这位师长。他治学的严谨使人不得不钦佩。作学问应该如此。开学后的一天，同学给我捎话，4月7日(一)：

昨天晚上刘兵带给我一个消息，说沙老师告诉他，他除礼拜三有事外，其他时间均可以去他家。

大概读《通鉴》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。以后，我每隔两三周，就到沙知师家一次，通常是周末的下午。刚进去，惴惴地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情况，特怕他问我什么。好在十分钟，最多一刻钟以后，就开始聊。所谓聊，是他说我听；偶尔我也插几句，比如他对现实发点牢骚时，我就表态支持。当时往往把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，美名为“交学费”；他就很不以为然，说这学费交了多少了，怎么总也学不会呢。说到有些人所谓的辩证法，他就嘲讽道，哪里是辩证，分明就是诡辩嘛。谈到理论，说讨论“五朵金花”时，翁独健先生即幽默道，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——理论是空对空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横竖没法证明；考据就得费点劲，得收集、排比、分析材料，大家可以验证你收集的材料全不全、对材料的分析对不对。说到考据，又引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，谆谆告诫：“说有易、说无难。”他知识面很宽，跟学术界的交往又多，知道的掌故也就特别多，天南海北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对解放前史学界的情形以及当下学术界的了解，都来自听他聊天。我买书，就是从听他说的这些人、这些书开始的，是“照方抓药”，所以，我搜书基本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。

此后的日记，记下了我读过的一些书，如4月23日，“读完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”。5月11日，“读严耕望《治史经验谈》”。9月25日，“读梁任公《新史学》”。12月18日，“中午看完陈寅恪先生的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”，还将此书与他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信口作了番比较：

在论述问题时，似缺乏连

贯性，他以其卓识，发现了好多问题，但未能再深入论述这些问题的原因，而且在论述方法上，给人以提出命题、然后举例证明的感觉，而不是给人以连贯性、理论性的感觉。在这点上，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超过此篇。似乎《渊源》有一条线，而《政史》则缺乏之。在论证形式上，《渊源》胜过《政史》；在发现问题上，《政史》超出《渊源》。其实，发这个议论时，我并没有真正读懂。这两部重要的著作，沙知师在课堂上并没有特别提出，也没有列入参考书；是我到他府上，他才特别推荐的。我当时还问他，何以不在课堂上向大家推荐；他说，大张旗鼓推荐，会被人揪辫子，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史观。当时，我心里是觉得他过于小心了。今天想来，经过历次运动，他心有余悸，实在是可以理解的；其实，不久之

唐后期政治史方面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能按原计划翻过头去读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了。花几个月时间去读两《唐书》及一些人物的传，把中后期的政治搞清楚。

……

现在的任务是结束《通鉴》，然后看两《唐书》，准备毕业论文。

可见，到这个时候，《通鉴》还没有读完。我印象中，这部书我是陆续用了一年，才算过了一遍。

沙先生以治敦煌学名家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就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了研究吐鲁番租佃文书的论文。七十年代，新疆吐鲁番文书出土，他也参加了整理工作。据说，放弃文书分类，唐长孺先生最终采纳了以考古学墓葬号来进行排编的整理方式，就跟他的意见不



左图：1989年3月19日，韶关仁化丹霞山铁索桥留影。



右图：1991年与孟列夫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前留影。

后的“清污”，不就证实了他的忧虑吗！这些书，无疑都是沙老师开列，让我去读的。今天我还记得他推荐我们读《治史经验谈》的神情，珍藏至今的那本模糊之极的唐史学会翻印本，也是由他代购的。

系统阅读的是《通鉴》。12月28日(日)：“下午读完《通鉴》第16册，还有一册，全书即可读毕。”这里一定有笔误。我读的是平装本，全套20册；差一册即读毕，则应该是第19册。但下一个学期(1987年的春季学期)，就是大二的第二学期，按学校规定，要作学年论文。1987年5月21日(四)：

昨天下午我到沙老师处交了学年论文。毕业论文可能要写唐后期藩镇的问题，诸如为什么元和会出现中兴？——这与外廷、宦官关系如何？总之是

无关系。他给我们班讲隋唐史，当然会介绍文书。但我随他读书，他却并没有马上带我进入文书的学习，而是要我按部就班，读基本史书。但一个小意外，让我得以实际接触到了文书。

上个学期即1986年9月份，他骑车时，当左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蹬，溜车，撇起右腿，正准备迈过车座时，左脚滑下来，车倒了，砸他身上，腿骨折了。那时，他正在做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，基本是按号，将所需要的片子到北海的北图冲洗出来，再作录文。他不良于行，就让我去帮他冲洗文书照片。1987年4月8日：“在北海北图请李师傅给沙老师冲洗敦煌文书照片。”4月10日：“下午，到沙知老师处，帮他核对文书片子。”4月14日(二)：“中

午到沙知老师处。下午到北海北图，还李师傅物。”记的就是这件事。下个学期，他建议我通读《唐五代赋役史草》，10月19日(一)：“上周六我请文史室的老师把吐鲁番文书从大库里领了出来。这是由于我读《唐五代赋役史草》时，遇到很多文书，我想核对一下‘原件’，看一下。现在，我觉得非常有抄录其目录和题解的必要。”所谓原件，加了引号，可知并非图版(那时还没出图版)，而是正在陆续印行的小开本的录文本。大概图书馆没有购置复本，所以就放在了库本阅览室(历史系资料室零星有几本，但不全)。我是本科生，没有资格到库本借阅，所以得请主要面向本科生服务的文史阅览室的老师开条子，说明该阅览室无此书而该生需要，我才能持条到库本借阅。同时，我还请同乡的研究生帮我

在库本借阅过《唐令拾遗》。10月26日：“上午请同乡姚毅借出《唐令拾遗》，翻一上午。”10月27日：“上午看《唐令拾遗》。”借阅《唐令拾遗》跟翻阅吐鲁番文书有关，也是他让我去翻阅的。大学毕业前夕，恰逢唐耕耦先生的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出版，经沙师介绍，我登门到三里河物资大院唐宅以八折约二百八十元钱购得一部。读研究生时，也旁听过张广达、荣新江两先生合开的“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”的课，但于敦吐文书，我却始终未得入门。

尽管自以为读了一些书，长进却并不大。1987年11月28日：“到沙老师处。他批评我读书不仔细。”这主要还是自己

(下转4版) ➡